126.2
Sy933r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126.2
Sy933r

莊子翼卷之九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

732960
42.7.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巵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註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巵消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謦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無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二異同處而二異說其所取是必於不說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

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昨爲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 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二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二而已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巵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爲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己則應而爲是異己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耆艾之人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爲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巵而已巵之爲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爲大齊惟言無言而後大齊巵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無不然無不可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

劉槩 水之在巵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巵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勸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末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五各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　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勸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逆。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亾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爲。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只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　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末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爲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絶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

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失使人心服而不敢蘊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循本　服知從事乎知也亦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蘊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千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千金三千鍾如觀一作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再化謂悲樂之變縣羅云揭也不洎不及養親也鶴蚊取大小以喻三千金三千鍾之多少

郭註　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既以縣矣謂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陽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　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天者有曆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云人據人各自據畛域不通也

郭註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人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爲也不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寞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機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爲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爲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　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爲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始則神矣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爲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爲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爲爲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末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爲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爲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爲無鬼耶而有以相應以爲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拾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豚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　蜩申蟬蛻皮也屯聚也叟叟一作搜搜音蕭

運動自爾無所稍間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

呂註　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

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爲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以罔兩無待如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爲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循本括髮曳老人之稱稍畧也彼指形也況乎以之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如曳之曳曳也二曳相逢住世能幾相間之時不過稍上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蛇猶是生於蛇若影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與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爲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爲吾影而必有所待況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吾亦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爲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乎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間矣今閒其故老子曰而雎雎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濮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戎

字子居列子作楊朱雎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煬炊也

郭註 雎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 雎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名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諜成光則戸外屨滿之名也伯昏所以去禦寇其趣一也

江適 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盥漱巾櫛脫屨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蓋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雎盱老子以爲不可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太白每下愈兇是謂若辱中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者其視顛顛奚有於雎盱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寄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管見總論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巵言如水在巵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齵齵訓方來之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朱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二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灵物

亦猶是也結以雎盱矜傲人雖與居之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唐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矣。之見利輕亾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幽憂。高誘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捲捲用力。貌所用養地也。所養人也。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言富貴有養而不以賕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

呂註　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

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 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爲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眞也聖人之眞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志養而養無不至雖爲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循本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爲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俱縛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子華子魏人攫取也廢斷而去之也

呂註 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其次也

碧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埸廢地何苦爭爲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鱉而失靈龜

斷右臂而爭二毫折鏌鋣而競刃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聚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士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治生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魯君一作魯侯苴有土苴糞草

管見

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眞者豈常流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子眞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冗隋侯之重重當作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常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眞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

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相爲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而受無名之怒責因國人逐制狗而殺子陽而受無名之

碧虛　士ハ其陸沈無聞豈肯詘志而爲人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祿苟狗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　悅　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上聲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三旌司馬本作三珪云

諸侯之卿皆執珪者何代無之夫

碧虛 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

竊執以爲已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口義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瞲手足胼駢胝支三月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

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匡正也縱履曳履也應門自對門也希世頑世奢也腫噲剝錯也一云盈虛不常貌

新傳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于心能无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于胸中所以逍遙于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穿壞顏回家貧處卑而飦粥絲麻之僅給三十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哉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

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象魏觀闕國君之許慎云天子門淮南子作巍闕之兩觀也

疑獨　魏公子牟封于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年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能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亡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圣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于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素感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吐雷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

于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桀伯得乎丘首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慘無米粒也藉陵藉也削然反琴声扢然奮舞貌共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呂註 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于人僞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爲難猶且爲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爲易可知矣

司馬彪 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上干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名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文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務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

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作水）。

忍若椆水（作桐水）

郭註　孔子曰。士志于仁。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效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可淡然無係。故沉然從衆得失無槩于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屈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孤竹国在遼東命支縣界血牲一本作殺牲

郭註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節以終未必餓死也

呂註　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與之天下典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爲汙辱至于溺餓而死此其于樂道以忘生者蓋爲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于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爲之嚮殷武之事其末爲嚮輒聞光夷齊之風者于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己爲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声于子光遂投河司馬迁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典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爲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徇物之俗

則皆在所貴觀者知夫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註 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瞻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比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 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瞀光一二子自投於水何也荅曰并書之與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弃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超俗自遯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 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臨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皆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于貪生愛利顛冥于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爲至于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于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涖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于外無物則孰弊焉以天下爲事至于內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

足履堯門典夫身居
畎畝者無殊致矣

管見總論

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于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蔡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国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岩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国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徇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全矣夫抱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貴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于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亦慕名之过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敬爲矯亢要名後世者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盗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人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盗跖爲天下

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桥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尚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矣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以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其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

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上声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
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罹名
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

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世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声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平声有時之具而託
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乎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而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闔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柩戶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冠上多華飾如枝繁也帶牛脅以牛皮爲帶也絳衣逢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戶曰葉流亨也

郭註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以而以之雖王紂不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註　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而不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況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爲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爲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言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体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實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在不在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

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堵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孀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

辯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狂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扶吳眼忠之禍也古之謏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子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羅其患也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子貢諫之遂棄其蔬而餓死申子或云申徒抱甕之河或云申生也

郭註　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蹠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　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于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躬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柱直

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典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穷執圓机而無不應独成而意典道徘徊則畴蹐與爭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典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典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管見　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典訟于無約小人徇財至章米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小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或独成而不資于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矢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于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于物欲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失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了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知不足云者言爲知力不足故不用耶抑但推尋正道不忘故不用耶馮氣言質蓋不通之氣也內周樓疏者言重一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註　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　無足以富爲見下貴是爲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爲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爲世俗之所爲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悟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爲是謂人性皆然孰能離之知和以爲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爲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爲故棄天下而不以爲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依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

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爲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繚意絶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惕休居富貴則忻愉是味本而發迹也爲爲者爲興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合其自爲而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譽空之蟻唯聚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興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阨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酖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濫則動多艱若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黍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貴性已竭貨財已彈思放鷹犬於上金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楊用修 侯溺於馮氣舊注飲食至咽爲侯馮音憤憤滿也按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貲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侯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安鴆毒聲色所迷無水自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言必作憤音

劉槩總論 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以德爲吉非之德

爲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焉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非不知夢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狥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其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未篇以子張之言爲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丹鉛錄 邵堯夫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柰何者樽俎而代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瑁（莫干反）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太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戲劍莊子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尋韓魏爲夾鋏包以

四夷衰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二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庚人之劒何如曰庚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庚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庚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粗纓無文理也鐔劒刃也鐔劒口也鋏把也二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同刃也二環闇義而愧繞饌三十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

念不見禮皆自殺也

呂註 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爲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劒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劒以天下爲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閒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踰天子之劒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踰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爲劒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劒也諸侯以一國爲劒故以土言土皆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清廉居次故以爲鍔賢良倚以爲鋏者故爲脊忠聖植以爲本者故爲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鋏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鍔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庖人之劒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

劉槩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指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傳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頷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悔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劒似求合矣蓋

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餒矣若援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莊子翼卷之九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荘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